■书在版编■（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邹斌编译.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143-0820-4

Ⅰ. ①钢… Ⅱ. ①奥… ② 邹… Ⅲ. ①长篇小说－苏联－缩写 Ⅳ.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1524号

作　　者　邹　斌
责任编辑　张　品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64267325
传　　真　(010) 64245264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网　　址　www.modernpress.com.cn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3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820-4
定　　价　25.80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

阅读辅导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前苏联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作家,自他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问世以来,他就同书中的保尔·柯察金一道,成了世界上有志青年的朋友和榜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优秀的自传体小说。小说出版以后,影响十分强烈,当时一位英国记者问作者为什么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书名时,奥斯特洛夫斯基回答说:“钢是在烈火与骤冷中铸造而成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坚硬的,什么都不惧怕,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在艰苦的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面前不颓废。”这个书名,形象地概括了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自己这一代人的成长道路和思想性格。

1904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家境贫寒的工人家庭,他的父亲在一家酿酒厂当季节工,而母亲则在大户人家当厨娘。因此,他只上了3年学,从10岁开始就已经参加工作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做过许多种工作,马倌、食堂小伙计、助理司炉等,在工作中他看到了许多社会上的黑暗面,所以他嫉恶如仇。在13岁的时候,就开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18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家乡被德国军队占领,组织上让他收集敌人情报和贴一些宣传告示,他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同志们的赞扬。

1919年,共青团成立,奥斯特洛夫斯基成了第一代共青团团员,并参加红军奔赴前线,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头部、腹部多处受伤,右眼因伤而丧失了80%的视力。由于伤势严重他不得不离开部队,然而,伤势刚刚有所好转,他就写申请参加后方建设,先是到一家铁路工厂当助理电机师,后又自愿报名参加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中修筑铁路。在高强度的筑路工作中,他染上了伤寒并患了风湿,常处于昏迷状态。这场大病还未痊愈,他又积极参加在第伯聂河上抢捞木材的紧张劳动。因为长时间泡在齐腰深的冰水中,致使风湿更加严重,又很快并发了多发性关节炎、肺炎,这些

疾病让他失去了健康，身体越来越差。到 1929 年，由于病情恶化，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只能躺在病床上疗养，但他丝毫也不悲观消沉，他认为“只要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就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对党有用的人”。于是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在身体无法活动的时候找到了另一种武器，另一种生活。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创作了一篇关于科托夫骑兵旅英勇征战的小说。他让妻子帮他寄给他的战友们，希望他们能给自己一些意见，战友们热情地评价了这部小说，可是没有想到，这部手稿在寄途中被邮局弄丢了。虽然这次意外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来说，是一个残酷的打击，但并未挫败他的坚强意志，后来，他一边参加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函授大学的学习，一边构思规模更大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4 年小说出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影响广泛，他因此被吸收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随后，奥斯特洛夫斯基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1936 年 12 月，由于旧病复发，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逝世。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保尔·柯察金这个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培养下，在革命烽火和艰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共产主义新青年的典型形象。全书可以细分如下：

五大磨难：苦难童年、战场搏杀、感情波折、工地磨炼、伤病折磨。

苦难童年：父亲早逝、很早就退学、当童工受人欺辱、饱受磨难。

战场搏杀：浴血疆场、奋勇杀敌、头部和腹部受重伤，导致右眼失明。

感情波折：保尔与冬妮娅（初恋），因阶级不同而分手，与丽达（最爱），因受《牛虻》影响，为了革命而放弃了自己的最爱，与达雅（妻子），顺利结婚。

工地磨炼：筑路时，在恶劣的环境中，舍命工作，导致身体严重受损，昏迷不醒。

伤病折磨：脊椎受伤、急性风湿，行动不便，后来病情恶化，导致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只有右手能活动。

保尔是一个无数人学习的榜样。在那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保尔驰骋疆场，为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同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匪军浴血奋战；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艰难岁月中，他又以全部的热情投入到和平劳动之中。正像他所说的"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

原著阅读

第一部 峥嵘岁月

第一章 辍学的少年

“都有谁要在圣诞节之前去我家补考的，给我站起来！”

瓦西里神甫——一个面部肌肉松弛，身穿教士服，脖子上挂着重重的十字架的胖神甫，用凶恶的眼神瞪着学生们说。

此刻，站起来了四男两女，一共6个学生。

神甫放着凶光，让人看了有些心惊胆战，他死盯着6个人，似乎要一口将他们吃掉似的。孩子们战战兢兢地看着神甫。

【阅读理解】

虽然是很简单的描写，但是就是这么寥寥的几笔就让我们对这个神甫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

“两个女生先坐下。”神甫说着向两个女孩挥了一下手。

两个女孩子马上坐了下来，好像略微放松了一点。

瓦西里神甫用他那小眼睛死死地盯着4个男生。

“孩子们，到这边来！”

神甫推开椅子，向挤作一团的四个孩子走过去。

“你们这些小捣蛋鬼，有会抽烟的吗？”

四个小声说着：“神甫，我们没有人会抽烟。”

神甫被气得涨红了脸。

“你们这几个小兔崽子，既然都不会抽烟，那你们说发面里哪儿来的烟末儿？老实说，谁捣的乱？没人会抽烟是吧？好，那我就

开始检查了！一个个将口袋都翻过来，马上！听到了没？现在翻！”

有3个男孩开始翻口袋了，把翻出来的东西都一一放在了桌子上。

神甫观察着他们的口袋的每一条缝，他在看里面是否有烟末儿，不过他没有任何收获，于是将目光转到了剩下的那个孩子身上了。*这个男孩眼睛黑而有神，身上衬衣又旧又破，下身穿一条膝盖上带补丁的蓝色裤子。*

“你为何不动，难道是木头人吗？”

这个男孩子将仇恨压在心底，只是用他那黑色的大眼睛死盯着神甫，闷声闷气说道：“我没有口袋。”然后下意识地用手在缝住的口袋上轻轻地摸了一下。

“鬼话，没有口袋！你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了吗，莫非我就真查不到是谁干的坏事了？以至于让那个把为复活节做蛋糕的发面槽踢了的人暗自得意是吗？你说这次你还可以逃过学校的处罚，在这里继续混下去吗？老实告诉你，没那么好的事！这次学校绝对不会留你的，上次要不是因为你妈妈来求情，早就把你从学校赶出去了，这次你休想让学校留下你。你滚出去！”说着，神甫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将他拖到了走廊里，接着只听到咣的一声响，门就被关上了。

教室静得即使掉根针都能听到响声，孩子们都*心惊胆战*地看着神甫。谁都不明白为什么保尔·柯察金会被学校开除。知情的人只有他的好友谢廖沙·勃鲁扎克。在此之前，在这六个孩子在厨房里准备去神甫家等待补考的时候，谢廖沙·勃鲁扎克眼看着保尔将一撮烟末儿撒在了神甫厨房里他将准备做复活节蛋糕的面团上面。保尔被学校开除之后，走出来在学校门口的最后一个台阶上坐下来。他心里在想，这次该怎么回家，如何向妈妈交代？为了生计妈妈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忙碌，为了抚养他，母亲可谓操碎了心，如今被学校赶出来，该怎么向她说呢？

一边想着，保尔因着急不由得流下了两行眼泪。

“我该如何是好？那个该死的神甫实在可恶。还有谢廖沙给我出的什么馊主意。那时候我真不该往面团上撒烟末儿。要不是他说，

【阅读理解】

这就是书中的主人公保尔，这是他在学校里上的最后一堂课。

【名词解释】

心惊胆战：战通“颤”，发抖。形容十分害怕。

【同步思考】

保尔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开学校的？

‘来，我们给这个害人的老家伙撒上一把烟末吧。’我怎么会干那种蠢事呢？然而现在谢廖沙逃之夭夭了，倒霉的只有我一个，没准这次会真的被赶出学校。”

对于那个神甫，保尔对他早已恨之入骨。一次，由于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动了手脚，神甫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不让他■家吃饭，为了防止他一个人在教室里捣乱，还将他安排在高年级教室最后面的椅子上。

高年级的那个老师瘦瘦的个子，上身穿一件黑色衬衣，当时正讲着地球和天体。说起地球的历史，他说它有好几■万岁了，星星们也是。听着这位老师讲课，保尔被震得张大了嘴巴。他对此很是感到奇怪，就差站起来告诉那个老师这跟《圣经》的说法完全不同了。

不过因为怕挨骂，他还是保持了沉默。

保尔的《圣经》课很优秀，每次考试都能拿满分。对于《祈祷书》和《新■约》他简直背得滚瓜烂熟，即便是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一种事物他都记得一清二楚的。

保尔准备拿这次听到的内容，向神甫问个究竟。等到再次上《圣经》课时，神甫刚一坐下来，保尔马上举手示意有问题要问，神甫准许之后，他站起来说道：“神甫，我听高年级讲课，说地球早已有好几■万年的历史了，可是为何圣经上说只有五千年……”

话音未落，瓦西里神甫就尖叫起来：“捣蛋鬼，谁让你这么乱说的？你怎么学的圣经课？”

没等保尔解释，神甫早已经抓着他的耳朵，将他的头向墙上撞去。不一会儿，保尔就落了个鼻青脸肿的下场，最后又被神甫拖到了走廊里。

一■到家，等待着保尔的又是妈妈的一顿训斥。

次日，母亲又去找瓦西里神甫求情，希望神甫不要将儿子赶出课堂。也就是从那天起，保尔开始对神甫恨之入骨了。不过除了恨之外，还有怕。他容不得任何人的半点侮辱，怎么会受得了神甫无端的毒打。虽然表面上什么也不说，他早就怀恨在心了。

他曾多次受到瓦西里神甫的侮辱：经常因为芝麻大的小事就被神甫赶出课堂，甚至有好几周让他一直站在角落里，对他的功课从

不过闻。*因此，他除了在复活节前跟那几个功课不及格的同学一起补考别无选择。就是那一次，他在要做复活节蛋糕的发面里撒了一把烟末儿。*

这件事情没人发现，不过神甫立刻就能猜出是保尔干的。

下课之后，保尔被小伙伴们围在院子里。他坐在那儿一言不发。谢廖沙这时候并没有走出教室，他感到内疚，然而却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拯救自己的朋友。

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校长站在教员室的窗口，探头出来，并用他那低沉的声音说道：

“把柯察金叫过来！”保尔被他的声音吓了一跳。

保尔走向教室，心里忐忑不安着。他心里七上八下地走向校长办公室。读到这里大家肯定已经知道结果了，保尔自然是被开除了……

次日一大早，保尔的母亲就把他带到火车站周边打算帮他找点事做。

这个火车站的名字叫舍佩托夫卡，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老头，脸色苍白，双目无神。他瞥了保尔一眼问道：

“他多大了？”

“12岁。”保尔答道。

“好吧，让他留在这里吧。每个月给他8个卢布的薪水，上班时在这里吃饭。上一天一夜的班，休息一天一夜，不能偷东西。”

“那是那是，我的孩子很老实，肯定不会干那种事情的。”母亲谨慎地说。

“那就从今天开始上班吧。”老板说着，转身对柜台边上站着的女招待说：“济娜，带这个伙计去洗刷间，让弗罗霞安排他事情做，就替格里什卡吧。”

正在切火腿的女招待，连忙放下刀，向保尔点了一下头，领着他穿过餐室，向洗刷间的旁门径直走去。母亲也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低声叮嘱保尔：“保夫鲁沙，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别丢人呐！”

她心事重重地一直看着保尔走进洗刷间后，才安心地出了大门。

洗刷间里这时候正忙得不可开交。只见桌子上盘碟刀叉像小山

【阅读理解】

充分展现了男孩子调皮捣蛋的个性。

【阅读理解】

主人公保尔从此就开始在这个火车站食堂里工作了。

一样堆着，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围着这堆东西不停地擦着。

还有一个红色头发的男孩，看上去比保尔大一点，正在两个茶炉前不停地忙活。

【名词解释】

烟雾缭绕：烟和雾气一圈圈向上飘起。四周朦朦胧胧，无法看清。

整个餐具间都被煮餐具的大锅里的开水弄得烟雾缭绕。刚走进去的保尔，连那几个女工的脸都看不清楚，便傻愣愣地在那站着，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更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济娜走近一个洗餐具的女工，然后扳着她的肩膀说道："弗罗霞，老板让我把这个新来的小伙计给你带过来，让他替格里什卡。你交代他该干什么吧。"

济娜转身面对保尔，指着弗罗霞："她就是这里的领班，你要听她吩咐。"说罢，转身离开了。

"好的。"保尔一边低声答应着，一边瞅了站在跟前的弗罗霞一眼，听她给自己分配工作。弗罗霞抬起胳膊擦了一下额头的汗，随后上上下下端详了一下保尔，似乎在考虑让他干什么活，接着将垂下来的袖子又卷了上去，用十分好听的声音吩咐说："小朋友，你的任务不重，每天早上烧开水，保证一天开水不断就行了。记住，柴是你自己来劈。这两个大茶炉也是要你照看的。如果这边忙不过来，你需要拿布擦拭刀叉，还有倒脏水。小朋友，事情很多，你不会很轻松。"她说话时，总带着科斯特罗马方言，而且非常重。听到这一口乡音，看着她那红扑扑的脸和翘起的小鼻子，保尔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

"看起来这位大婶人挺好的。"他想着，于是鼓足勇气问道，"大婶，现在我该做什么呢？"

话音刚落，洗刷间一片笑声，他的话一时间被笑声淹没了，这让他一下子呆住了。

"哈哈哈！……弗罗霞竟然捡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罗霞笑得更厉害。

由于屋里雾气腾腾，保尔根本看不清弗罗霞的脸，而她只有18岁。

保尔有些尴尬，于是转身向那个男孩问道："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男孩子笑得前仰后合："你问你的大婶去吧，她是领班，你的工作是她来安排的。"说完，转身去了厨房。

忽然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话了："快来帮忙擦叉子。别笑了，这孩子说的话那么可笑吗？拿着这个。"她把一条毛巾递给了保尔。"用牙咬住一头，并用手拉紧另一头。然后把叉齿在上头来■擦，记住一定要擦得一点儿脏东西都没有才行。这件事儿的要求比较高，也非常严格。那些顾客是非常挑剔的，总会反反复复地看，一■在叉子上发现一点脏东西，咱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会被老板娘辞退的。"

【同步思考】

保尔上班的第一天做的是什么工作？

"什么老板娘？"保尔有些迷惑，"刚才让我上班的不是老板吗？"

那个女工笑着说："孩子，他■是一个摆设，一个废物，所有的事情都是由老板娘做主的。她今天不在，过几天你就会见到她的。"

洗刷间的门开了，走进来3个服务员，他们一人托着一大摞脏餐具过来。

一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家伙说道："你们可要干快点，眼瞅着12点的车就到了，你们怎么磨磨蹭蹭的？"

他瞅了一眼保尔，问道："这是谁？"

"刚来的小伙计。"弗罗霞马上■答。

"哦，刚来的。"他说："那好吧。"他用一■手按住保尔的肩膀，将保尔推向两个大茶炉，说："你要把这两个大茶炉烧好，保证开水不断，你看你看，现在一个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了。今天就算了，明天如果让我再发现，小心抽你嘴巴，记住没？"

保尔一言不发，马上去烧茶炉了。

就这样，保尔开始了他的劳动生涯。这是上班的第一天，在此之前，他从未这样卖过力。他知道，在这里与在家没法比，在家里不听妈妈的话不要紧，在这里要不听话就麻烦了。那个斜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不听话可是要挨打的。

保尔将一■靴子脱下来，用来做吹风筒，对着茶炉的炭火不停地鼓风，不久那■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周围立马有了火星。随后，他又倒了一桶脏水，将湿木柴放在大锅四周，并将湿抹布搭在

烧干了水的茶炉上烘干。总而言之，他干了自己该干的所有事。一直忙碌到深夜，保尔带着满身的疲惫，去了厨房。一个年岁大点的女工，也就是阿尼西娅，看着他刚关上的门，说："看看，这孩子干起活儿来像发疯一般。看得出，肯定是别无出路才来了这里的。"

"没错，这个孩子是个好劳动力，"弗罗霞说，"干活也很卖力。"

"不好说，没准过两天，就不会这么卖力了，"卢莎反驳说，"一开始，都这样……"

保尔忙碌了整整一个晚上，直累得筋疲力尽。早上7点整，有一个男孩来替保尔的班，那是一个脸有些胖的家伙，小眼睛长得像绿豆一般，还有点邪气，他接替保尔来照看那两个大茶炉。

这个家伙，看到什么事情都做好了，茶炉里的水也烧开了，于是将双手插进口袋，紧咬着牙关从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瞟了保尔一眼，随后用不容争辩的语气道："嗨，小子，记得早上6点过来接班啊。"

"为什么6点？"保尔问，"不是说好7点的吗？"

"谁想7点就7点，不过你要6点过来的。少说废话，否则有你好看的。你也不想想，刚来的还是懂点规矩吧。"

刚交了班的女工们饶有兴趣看着这两个孩子。保尔对那个男孩这种流氓的声调和轻蔑的态度很是恼火。他向那个男孩走进了一步，本想收拾他一通的，不过怕第一天上班就打架会被开除，只好忍了下来。他绷着脸说："你最好识相点，别吓唬人，到最后还是给自己惹麻烦。明天我7点过来，最好别跟我打架，你不是我的对手，你非要想尝尝我的厉害，那就来吧！"

那个男孩子吃惊地向后退了一步，诧异地看着怒气冲冲的保尔。

他本是想欺负保尔的，结果碰钉子上了，一时间有些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只好小声嘟囔着："好，那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第一天，总算是平安无事。保尔一边走一边想，庆幸自己能够用劳动来获得报酬，换来休息了。现在他终于上班了，不再吃闲饭了。

保尔看到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一轮红日正在冉冉升起。就加快了速度，保尔马上就要到家了，走过列辛斯基庄园就是他家的房

【阅读理解】

简单的描写，已经将保尔的个性和顽强的毅力表现了出来。

【阅读理解】

典型的欺软怕硬的小角色，现在社会上不少人都是如此。

子了。

“妈妈可能已经起床了，而我，却刚刚下班。”保尔想着，不禁吹起了口哨，脚步更快了。“不上学也没什么不好，在学校那个该死的神甫是不会让人清静一天的，我对他简直恨得咬牙切齿。”保尔一边走一边想着，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家门口。推开小院门的瞬间，他忽然想起和他交班的那个男孩：“没错，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哪天一定让他尝尝我的厉害。要不是怕被老板辞退，我早就收拾他了，不过收拾他是迟早的事。”

这时候母亲正忙着在院里烧茶炊，看见保尔，赶忙问道：“怎么样？”

保尔说：“还不错。”

母亲似乎想要多和他说些什么，因为从她的眼神中早已经看出来了。阿尔焦姆哥哥那宽大而结实的后背从敞开的窗户露出来。

他惴惴地问：“怎么■事，阿尔焦姆■家了？”

“昨天刚到家，这次要留下来，在机车库里干活，不走了。”

保尔心里七上八下的，惴惴地走了进去。

保尔看到阿尔焦姆健壮的身躯，正坐在桌子那边。看见保尔，他忙转身过来，一对黑而浓密的眉毛下面射出一道严厉的目光。

“啊，嘴们撒烟末儿的好汉■家了！好，挺厉害的嘛！”

保尔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他已经料到与哥哥谈话，一定会有不好听的话等着他。

“阿尔焦姆早已知道了这件事。”保尔想着，“挨骂是难免的，没准还会挨一顿揍。”

保尔从小就怕哥哥阿尔焦姆。

不过，阿尔焦姆似乎并不想打他。他在凳子上坐着，两只胳膊在桌子上支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保尔，不知道是在嘲弄还是在藐视。

阿尔焦姆说：“如此说来，你已经读完大学，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掌握了，可是为什么又以倒脏水为业呢？”

保尔低头看着一块破地板，盯着一个冒出来的钉子头出神。但是，阿尔焦姆不等他■话就已经起身，向厨房走去。

保尔长出了一口气，心里想："好像不会挨打了。"

喝茶的工夫，阿尔焦姆口气平和地让保尔说说他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保尔实好如实地说了一遍。

"你现在就开始胡闹，以后怎么办啊。"母亲痛心地说："唉，拿他没辙了，他这副德行到底像谁呢？我的上帝，你知道我为了这个家伙吃了多少苦！"母亲叹息着说。

阿尔焦姆放下茶杯，对保尔说："好了，我的兄弟。过去的事咱们就不提了，但以后你可要争气，老老实实干活，将分内的事情做好，要是被这里辞退了，我绝对不轻饶你。记住了没？不要再让妈妈操心了。你这家伙，走到哪里就把麻烦惹到哪里。现在总该闹够了吧。在这里干一年历练一下，然后我再给你谋个机车库学徒的差事让你学点东西，倒脏水是倒不出什么出息的。终究是要学点手艺的。现在你还太小，过一年之后，我看机车库能不能收下你。我现在已经调到这里来了，以后就在这里工作了。以后咱们不能让妈妈干活了。她那样看谁都要弯腰的日子也过够了。不过保尔，你一定要争口气，好好做人。"

【阅读理解】

兄弟两人感情深厚，哥哥显得成熟稳重，也非常顾家，是家里扛大梁的男人，对母亲非常孝顺。作者通过详细的语言描写，这个和睦的小家庭形象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说罢，他起身，把魁梧的身躯挺得直直的，伸手拿起椅子上的衣服穿在身上，对妈妈说："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说罢，一弯腰就走出屋门。到了院子里，经过窗前的时候，他又说："保尔，我给你带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一会儿让妈妈给你。"

车站食堂一天 24 小时营业。

这个枢纽站连通着 6 条铁路。车站总是挤满了人，在这里想清静会儿，除非等到夜里，在两班火车的缝隙，才会有两三个钟头的安静的时间。每天从这里开来又开走的列车不下几百辆。或者来自前线，或者开往前线。前一种火车运来的都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兵，后一种火车则是满载着一律身穿灰色军大衣的新兵。

保尔在这个食堂里苦熬了两年。两年中，他来往于厨房和洗刷间之间。人们在地下室的大厨房里不停地忙碌着，这里工作的人大概有 20 来个。10 个堂倌穿梭于餐室与厨房之间，总没有一刻工夫让他们喘口气。

在这里，保尔的工钱从一开始的 8 卢布涨到后来的 10 卢布。此外，他两年也长了个子，人高马大的，身体也显得结实了。虽然在这期间，他遭遇了不少磨难。他曾经在厨房打下手，在烟熏火燎的环境中工作了半年时间。这还不算，更可气的是那个有权势的厨子头因为他不喜欢保尔的犟劲儿，经常抽他嘴巴。这个家伙生怕保尔突然捅他一刀，每次打完马上就返■洗刷间了。其实，那里的人要不是因为保尔能干又卖力，早就把他辞退了。保尔是一个干起活儿来不要命的人，似乎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疲倦。

每次食堂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就会不停地跑来跑去，一会儿端着托盘，一步跨几级楼梯地下到厨房去，马上又从厨房跑上来。

每到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室客人少的时候，堂倌们到下面厨房的储藏室疯狂地赌博，他们打“二十一点”或者“九点”。保尔经常看到赌台上堆满钞票。对于这些人的富有，保尔毫不感觉奇怪。因为他清楚，这些人当一天一夜班，少说也得拿到三四十卢布的外快，每收一次小费怎么也得一个卢布或半个卢布的。保尔对这种有了钱就疯狂赌博的人充满厌恶。

“这帮王八蛋！”他想着，“我哥哥阿尔焦姆那样的头等钳工，一个月的薪水才 48 个卢布，而我的才 10 个卢布；这些人竟然一天一夜就拿那么多！不就是端盘子嘛，挣点钱就喝尽赌光，什么东西。”

保尔感觉，这些堂倌和那些老板是一丘之貉，与他是水火不容的。“这帮王八蛋，别看他们在客人面前装孙子，在老婆和孩子面前却一副大爷的样子。”

“这些人有时候会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带过来，有时候被养得圆圆的老婆也会来。他们的钱可能比伺候的老爷多一些吧。”

保尔想着，事实上他对于厨房的角落里抑或是食堂的仓库中所发生一切丝毫不觉得诧异。*保尔非常清楚，如果哪个洗餐具女工和女招待，不想把自己的肉体以几个卢布的价钱卖给食堂里任何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她们就别想在这里干多久。*

保尔本打算深入生活，到生活的深层去探求新的东西，希望在那里开辟一片新天地，然而等着他的，却是充满臭味腐败与泥沼的潮气。

【名词解释】

一丘之貉(hé)：丘，土山；貉，一种形似狐狸的野兽。一个土山里的貉。比喻彼此同是丑类，没有什么差别。

【阅读理解】

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丑陋。

阿尔焦姆计划将弟弟安排到机车库当学徒，不过他失败了，那里是不收未满15周岁的孩子的。保尔期盼着早日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他向往着机车库那黑黝黝的大石头房子，期待着有一天去那里工作。

他常常到哥哥工作的地方去，给他打下手，帮他检查车辆，尽可能地多干点活儿。

弗罗霞从食堂离开之后，保尔的心里比以前更难熬了。

那个爱笑的、快乐的姑娘的离开，让保尔深刻地体会到两个人深厚的友谊。如今，每次走进洗刷间，每次听到那些来自难民的女工们的争吵和叫骂，一种空虚和孤独的之感便油然而生。

夜里休息的时候，保尔在打开的炉门前蹲下来，不停地朝炉膛里加着劈柴；他眯缝着眼，看着炉膛里的火。炉火给他一种舒适而温暖的感觉。这时候，洗刷间只有他一个人了。

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原来的日子，这让他不禁想起了弗罗霞。那时的场景又一次清晰地在他脑海中闪现了。

一个周六的晚上，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沿楼梯下到厨房中。到了转弯处，出于好奇，于是他爬上柴堆，想看看储藏室那些经常赌钱的人们。

那里赌得正热火朝天，这时候轮到扎利瓦诺夫坐庄，他因兴奋而满脸通红。

楼梯上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保尔转头去看，原来是堂倌普罗霍尔下来了。保尔慌忙躲进楼梯下面。楼梯下面漆黑一片，所以保尔能看到普罗霍尔，而不会被发现。

普罗霍尔转弯打算下去，保尔开始注意到他那宽厚的肩膀和肥大的头了。

此刻，上面又传来轻而快的脚步声，像是跑过来的，接着传来保尔熟悉的一个声音："普罗霍尔，你等一等。"

普罗霍尔马上停了下来，转过身去。

"什么事？"他嘟囔着。

保尔马上认出来这个人是弗罗霞。

她一把拉住堂倌的袖子，低着声音，吞吞吐吐地说："普罗霍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